

記憶中的朝顏

瀛苑副刊

搭乘開往北新庄的公車沿著山路蜿蜒直上，約莫要半小時的車程才能到達目的地。

下車後，第一眼看到的即是偌大的藍底白字——「台安醫院」牌子矗立在叉路口旁，這是我們的目的地。此時正好早上十點半。

曾聽社團的老伙伴說過，在通往台安精神療養院的路上，兩旁總盛開著朝顏——「朝顏」，是牽牛花的日本漢字，也許是朝陽下的牽牛花特別美麗，因而有如此浪漫的名字吧！現在我也踏上老伙伴們走過的步伐，探看朝顏是否將一路引領我們至台安。

彎進叉路，徑旁倒不見朝顏盛長，僅是數朵點綴於綠叢中，前方不遠處尚有棵瘦弱的櫻花樹，花開得殘缺；附近田野仍是一片枯黃，三兩隻蝶兒慵懶地飛舞其上，似在尋找甚麼可供暫歇的花草，此刻雖已初春，然可能還不是值得讓萬物怒放的時光，嚴寒剛離去不久，有時氣溫反比隆冬更冷，讓人直打哆嗦，這樣的春天帶有一股嚴峻之氣。

我瑟縮著身子怕冷，倒不時和同行伙伴嘻哈打鬧，一行人可算是浩浩蕩蕩熱鬧非凡地走進台安，剎時劃破了一向寂靜清幽的氛圍，山上舒適的空氣令人愉悅。

志工楊小姐與郭醫師早在前方等待我們，籌辦此次服務活動的伙伴先上前與他們寒暄幾句後，他們亦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。由於有新伙伴的加入，所以楊小姐決定先帶我們參觀醫院再接觸病友。

「台安精神療養院」是專門治療精神病友的醫院，位於台北縣三芝鄉，佔地約有三千坪，建有一棟醫療大樓，負責藥物治療、心理諮商輔導等，其對面則有座鐵皮屋，做為活動中心，旁邊是一棟宿舍，除此之外，就是挺寬廣的水泥空地，病友大多是在空地上散步聊天；這時我看到三四位病友正在鐵皮屋簷下歇息，我用力揮手向他們打招呼，回應我的病友只有微微點頭，可愛的病友還真怕生呢！

這裡約有八十多位病友接受治療，年齡層約三十到七十歲左右，長居於此，生活大都與現實世界隔絕，除非必要，少有下山的機會。電視、收音機是他們主要的吸收新知的來源，幻想、回憶和在這裡認識的朋友伴隨他們度日，有些病友的家人會不時來探望，有些則直接全權由院方照顧，也許孤獨終老，寂寞一世。

楊小姐首先帶我們參觀的是醫療大樓。由於我們的社團都是利用假日服務病友，故僅有郭醫師、楊小姐與少數幾名工作人員留守，大樓的櫃台辦公處等現下都十分冷清。大概講解過各處室的職責功能後，接著又看過鐵皮屋與宿舍。宿舍一樓設有職能治療室，藉著讓病友從事簡易工作得以進行治療，室中兩張長桌堆放著卡片、塑膠套，據郭醫師說，病友就是幫忙卡片包裝，他們工作時非常專心投入，有助於情緒得到穩定，同時也賺得些微收入，我望著那些卡片，一股莫名暖意襲上心頭。

之後，我們在會議室等待，楊小姐則到宿舍帶病友出來。

會議室外的康樂廳是我們迎接病友的場地，陪伴病友需用一對一的方式，此行伙伴來了二十餘人，能讓我們服務的病友也不會太多。由於事先有說定各自帶誰，所以人一到，大家便逕自尋找自己的病友。

精神病的發病原因是多重的，生理、心理、家庭、社會都可能是發病因素，根據醫學研究，乃是大腦裏的神經傳導物質「多巴安」的分泌過多，以致影響精神症狀發生，如妄想、幻覺或語無倫次等，目前已有藥物能控制多巴安的分泌，故可藉服藥與心理輔導來治療。

一般人容易誤會精神病友是顆不定時炸彈，視為社會邊緣人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但這可歸咎於缺少正確的認知，與電視媒體的不當報導所影響。其實，只要能按時服藥，就可以控制病情、鎮靜情緒，並要使之有宣洩內心的管道，給予傾聽接納，病友會發病的機會將降到最低；而在新聞報導看到的精神異常者何以會傷害人群？大抵是因為未接受治療及按時吃藥，還有社會沒有給予適當關懷之下的現象，我們理當正視，社會也不是全然沒有責任。

當然，在長期醫療靜養下，副作用就是病友容易疲累、手腳較不靈活、臉上常是怠倦貌、雙眼無神，且少有表情；而病友又僅侷限在醫院裡活動，更使得運動量不足，顯現無力感。

我所帶的病友是A君，一位健壯的中年人，在陪同他的時候，無論一起吃飯、聊天，或是去玩為病友設計的團康遊戲，都不難發現他有上述徵兆。但A君十分健談，即使他表情木納，說話較慢，我們還是聊了很多，例如對各自家鄉的描述、小時候的回憶，甚至也聊到對於劉墉著作的看法。望著他的臉龐，深刻的輪廓散發沉思者的氣質，讓我很親切的感覺。

與病友的相處之道，要高度的尊重及肯定，且不時予以鼓勵讚美，加強他們的成就感與自尊心，並切記說話前要注意內容是否合宜，我秉持著這樣的原則與A君聊天，發現了生命的可貴。

A君說他在高中時就生病，不能繼續讀書，之後就一直住在台安了。我問他平常都在幹嘛？A君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我都看些英文雜誌，有時護士會讓我幫忙打字。」

「那很好啊！你打字應該挺快的。」

他十分謙虛地回答：「我只會word，還要再學別的，因為我以後出院想從事跟電腦有關的工作。」

「你也喜歡英文，怎麼不去從事與英文相關的工作呀？」我對A君的想法頗感興趣。

「我會背的英文不多，人家不會用我。我要去找電腦的工作，可是現在外面的人都很厲害，我要多練習電腦。」

聽了A君對自己未來的打算，我的心中既是震撼又是感動，除了一直要他多加油，並告訴他「你一定可以的」之外，再怎樣也不知如何將我的高興化成語言來讓他知曉了。

就連A君玩遊戲時也是全力以赴。水泥空地上，他拿著棍子，雖不順手，但是卻卯足勁推敲著球，繞過障礙，又走又停地將球帶到終點，過程中一點也不含糊。我在一旁為他喝采，看到他的表情如此專一，恰似用盡整個生命完成，不禁有股悸動在心中發酵。而在A君的努力下，他得到了獎品——兩塊餅乾，臉上浮出淺淺的笑容，不算燦爛卻很溫暖，我也被他的開心所感染。望向其他病友，哪一個不也如此專注呢？病友的專注，加上伙伴們不絕於耳的加油打氣，彷彿將醫院的殘餘寒冬一概驅逐了，只剩一個百分之百的春天。

病友容易疲累，到下午三點左右，整個活動也就結束了。開過簡要的活動檢討後，伙伴們一行人又踏上那只有幾株朝顏開在路旁的小路，我的頭腦裡一直縈繞著A君對未來的打算，覺得他好偉大，有自己的夢想，知道將來的方向；反觀我自己呢？似乎仍是對前途茫然，翻飛的落葉隨風飄呀飄，是我。

證嚴法師在《靜思語》裡面提到：「眾生與我們無緣無故，他的苦就是我的苦，他的痛就是我的痛。苦在他的身，憂在我的心，傷在他的身，痛在我的心。這就是『同體大悲』。」的確，我們比人幸福，應該有時時關心別人的認知與熱忱，並將此想法付諸實際行動。然而，在真正服務台安病友的時候，卻發現我們不只單純陪伴他們，同時也在他們身上得到不少啟示。就我而言，病友全神貫注地參與遊戲，讓我知道有些事情乃需窮盡生命去追求努力；而回想有些病友臉上的歲月滄桑，和無親人在旁的落寞，教我更加反省在服務別人之前，是否也關懷到自己的家人呢？

台安小路上，初春的朝顏沒有那麼奔放璀璨，但在空氣中已略微聞到生命的醞釀，準備在應當的時刻展現其絢麗的姿色。和病友多次接觸，我一直很喜歡陪他們聊天、看他們笑，笑容裡有大大的滿足，儘管病友有所殘缺，儘管歲月幽僻寂寥，他們卻都有素樸赤子心，有一種美麗，像豔陽下的朝顏，綻放得教人欣喜。

或者，病友就是朝顏，不盛開路旁，卻引領我們去接觸他們。

記憶中的朝顏。

2010/09/27



圖\王志豪